



JCLE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JCLEE, Vol. 2, No. 1, 2026, pp.70-83.

Print ISSN: 3078-283X; Online ISSN: 3104-5030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cle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clee260106cscrr>



## 中日两国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识字与汉字教育有关内容比较

桑 哲 (Sang Zhe), 陈秀丽 (Chen Xiuli)

**摘要:** 中国 2022 年 3 月正式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 年版)》和日本 2020 年 4 月开始完全推行新的《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作为小学语文教育的纲领性文件, 是两国小学语文教育、教学实践的指南。由于中日两国都有汉字识字教育, 文章重点对两国课程标准中小学识字教育、汉字教育等有关内容的编制基本情况、目标、内容、指导要点、纲要解说等进行了比较, 探讨两国小学课程标准在识字教育、汉字教育领域的异同, 以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日小学识字教育比较; 小学识字;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 汉字识字教育

**作者简介:** 桑哲 (通讯作者), 曲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研究方向: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语文教学。电邮: sangzhe@126.com。陈秀丽,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 传统文化教育、中国诗歌教育、教学语言。电邮: 13605372970@163.com。

**Titl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ntent of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Chinese Character Education in the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Standards of China and Japan

**Abstract:**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officially promulgated by China in March 2022 and the new “Elementary School Learning Guidance Outline” fully implemented in Japan since April 2020, as the guiding documents for

primary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serve as the guidelines for the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practices in this field in both countries. Given that both China and Japan have Chinese character literacy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comparing the basic compilation situations, objectives, contents, guiding points, and outline explanations of the literacy education and Chinese character education in the primary school curricula of the two countries, explo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literacy education and Chinese character education fields in the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standards of the two countrie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related fields.

**Key words:**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primary school literacy education; Primary school literacy;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Chinese character literacy education

**Author Biographies:** **Sang Z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at the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earch Center of Qufu Normal University, with a Doctoral Degree. Research interests: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E-mail: sangzhe@126.com. **Chen Xiuli**, Lecturer at Jinan Normal College of Education, Research interests: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Chinese Poetry Education, Pedagogical Language. E-mail: 13605372970@163.com.

1992 年，中国教育部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这是在 1988 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基础上的修订版本，同时也是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最后版本。新世纪初，中国开始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并于 2001 年 1 月份推出新课程标准实验方案，称之为《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以前大纲其中一个不同之处是把九年制义务教育统一在一起，而不再把小学和初中分开来；2011 年，中国正式颁布《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2019 年初，中国教育部正式启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工作，并于 2022 年 3 月正式颁布《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的小学、初中分段有“六三制”也有“五四制”，但日本是“六三制”，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在本文中以“六三制”为小学阶段默认内容进行比较。

日本在 1998 年文部科学省推出了新修订的《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这也是战后日本进行的第六次课程标准大型修订，一般情况，日本的课程标准是 10 年左右大规模修订一次。日本目前所用小学课程标准，是在 2017 年修订颁布，2018 年开始实行新老课程标准过渡，并于 2020 年 4 月开始完全推行的《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鉴于我们在本文中只是进行语文学科的有关内容比较研究，方便起见对这个版本我们以下简称“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sup>1</sup>

---

<sup>1</sup> 文部科学省(2017): 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平成 29 年告示) [https://www.mext.go.jp/content/20230120-mxt\\_kyoiku02-100002604\\_01.pdf](https://www.mext.go.jp/content/20230120-mxt_kyoiku02-100002604_01.pdf) 以下引文不再一一说明。

## 一、有关编制或修订理念比较

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分“基础型”“发展型”“拓展型”三个层面设置任务群，“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为基础型学习任务群。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宁教授认为，汉字与中华文化有互证关系，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积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字形制里，证实了中华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生产方式变迁的过程。设置“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让学生获得识字写字的知识与技能，更是要在积累和梳理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喜欢汉字的情感与态度，让学生感受到汉字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认识到识字写字与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增强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理解。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关于汉字和语言方面的有关修订理念，是能让我们感到其理念的先进性和传承发展的。

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修订宗旨及要点中关于识字和汉字教育指导的有关内容，变化最大的是修改了常用汉字表，把以前字表中没有的日本的都、道、府、县名使用的汉字中的 20 个字加到课程标准的《学年别汉字分配表》中，该表由 1006 个汉字上升为 1026 个汉字。据有关方面介绍，这主要是考虑到学生日常生活需要和将来走向社会以后的需要，同时还考虑到学生学习语文学科和其它有关学科的必要性。

从修订理念上来看，无论是中国的重“基础”，还是日本的重“生活需要”，这都能体现出语文学科的识字教育和汉字学习的“工具性”和“应用性”。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修订理念方面，中日两国都很注重守正出新，而并没有盲目地革新。

## 二、识字和汉字教学目标比较

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对于识字和汉字教育方面，9 年义务教育其总目标是：认识和书写常用汉字，学会汉语拼音，能说普通话。在“学业质量描述”中，把达成目标描述为：能根据语境，借助工具书，认清字形、读准字音、正确理解汉字的意思。在学习与生活中，累计认识 3500 个左右常用汉字，能规范、端正、整洁地书写常用汉字；在日常记录中使用规范、通行的行楷字，提高书写的速度。有探究汉字规律的意识，在社会生活中能根据字音、字形、字义三者的关系准确认读、正确理解遇到的生字新词；发现并积累不同语境下具有个性化特征的词句和段落，能根据自己的表达需要和习惯选择使用。

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在其总目标中，由于内容简略，没有具体到识字和汉字教育的内容，只有相关内容的表述，如：“培养正确理解和恰当表达国语的资质和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每一学段语言和识字教育目标的表述，是基本一致的，其内容为：“掌握日常生活所需的语文知识和技能，同时熟悉或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化。”“在感到语言好的同时，愉快地读书，珍惜国语”。

在教学目标方面，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明确了总目标，内容较为丰富、全面，具体学段目标主要体现在各学段教学内容要求上；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在其总目标中，没有把识字

与汉字教育的有关内容具体化,每一学段教学目标表述得较为具体,但学段之间要求差异性不大。

中日两国的教学目标,都对基础知识和技能作了要求,都强调了“学习与生活”或“日常生活”,这也就是说识字教育的“工具性”都是非常重视,且认识到了识字对于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 三、识字和汉字教学内容比较

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对于识字和汉字教育内容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学段综合要求,二是“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的学段要求。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对于识字和汉字教育内容要求,也是按照学段划分,也是以两年为一段进行表述,并且是在“知识与技能”内容中,它对于文字书写的要求,是单列的。为了方便和直观,我们按照学段对中日两国课标有关内容进行比较。

#### (一) 第一学段(1-2 学年)识字和汉字教学内容比较

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第一学段(1-2 学年)关于识字、写字和汉字教育等的学段整体要求为:“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认识常用汉字 1600 个左右,其中 800 个左右会写。学会汉语拼音。能读准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能准确地拼读音节,正确书写声母、韵母和音节。认识大写字母,熟记《汉语拼音字母表》。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的偏旁部首,能按基本的笔顺规则用硬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努力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写字姿势正确,书写规范、端正、整洁。学习独立识字。能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学会用音序检字法和部首检字法查字典。”“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的学段要求为:“认识有关人的身体与行为、天地四方、自然万物等方面的常用字;认识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常用字;学习书写笔画简单的字,初步体会汉字结构的主要特点。先认先写基本字,学习部首检字法,尝试发现汉字的一些规律,初步学习分类整理课内外认识的字;在生活中主动识字,发展独立识字能力。认读拼音字母,拼读音节,认识声调,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学习音序检字法;在日常交际情境中学习汉语拼音和普通话。”

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第一学段(1-2 学年)关于识字和汉字教育的内容要求为:

“注意音节和文字的关系”“在第一学年,会读附表中的《各学年汉字分配表》(以下简称“《汉字分配表》”)第 1 学年分配的(80 个)汉字,并逐渐会写,能在句子或文章中使用;在第 2 学年,会读《汉字分配表》中第 2 学年之前分配的汉字。另外,能把第一学年分配的汉字写出来,并在句子和文章中使用。同时,要把第二学年分配的(160 个)汉字逐渐写出来,并能在句子和文章中使用。”关于书写的内容要求是:“正确的姿势和拿书写工具的方法书写;按照笔顺认真书写,同时注意点画的写法和文字的形狀;点画注意相互的接触方式和相交方式,长短和方向等,正确书写文字。”对于语音和注音工具,也有具体要求:“理解长音、拗音、促音、拨发音等的表记。另外,读、写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同时,知道用片假名写的词的种类,并能在句子或文章中使用。”

中日两国在第一学段内容要求方面的共同点有：（1）都对识字进行了具体量化要求；（2）对识字和写字要求都做了区别对待；（3）都注意到了语音和文字之间的关系；（4）都强调了笔顺的教学；（5）对于写字的姿势和习惯都作了要求；（6）对于识字辅助工具或注音工具都作了具体要求；中国是汉语拼音有关内容，日本是平假名和片假名等有关内容。

中日两国在本学段的不同点主要有：（1）中国强调了识字的常用字范围；（2）中国明确了本学段用笔是“硬笔”；（3）中国对字典检字法学习有具体要求；（4）中国强调了学生学习中要学会发现汉字有关规律，并学会分类整理；（5）日本对于学段内部年级衔接有具体要求；（6）日本对写字要求，具体到了笔画，特别强调了点画的学习和书写；（7）日本的字表中的字种具体到了学年。

## （二）第三学段（5-6 学年）识字和汉字教学内容比较

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第二学段（3-4 学年）关于识字、写字和汉字教育等的学段整体要求为：“对学习汉字有浓厚的兴趣，养成主动识字的习惯。累计认识常用汉字 2500 个左右，其中 1600 个左右会写。有初步的独立识字能力。能用音序检字法和部首检字法查字典、词典。写字姿势正确，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能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做到规范、端正、整洁。用毛笔临摹正楷字帖，感受汉字的书写特点和形体美。能感知常用汉字形、音、义之间的联系，初步建立汉字与生活中事物、行为的联系，初步感受汉字的文化内涵。”“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的学段要求为：“在真实的语言文字运用情境中独立识字与写字，初步梳理常用汉字形、音、义之间的联系。关注校园内外汉字和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情况，整理自己的发现并和同学交流，互相正字正音。”

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第二学段（3-4 学年）关于识字和汉字教育的内容要求为：

“要理解使用汉字和假名的标记、片假名的添加方法、换行的方法，在句子和文章中使用的同时，要适当地使用标点符号。另外，在第 3 学年中，对于日常使用的简单单词，要会阅读并用罗马字书写；在第 3 学年和第 4 学年的各学年，会读《汉字分配表》中该学年之前分配的汉字；另外，能把该学年前一学年分配的汉字写出来，并在句子和文章中使用的同时，把该学年分配的汉字（第三学年 200 个，第四学年 202 个）能逐渐写出来，并在句子和文章中使用；理解汉字是由偏旁、部首等构成的。”关于书写，该学段的要求是：“理解文字的结构方法，使其成形书写；书写时要注意汉字和假名的大小、排列；使用毛笔加深对点画写法的理解，书写要注意笔压等。”

第二学段，中日两国内容要求的相同点主要有：（1）对识字量都有具体要求，且都提及到累计识字量问题；（2）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提出了要求；（3）对于毛笔的使用提出了要求。

中日两国在该学段内容要求的不同点主要有：（1）中国对于字体提出了写正楷字的要求，并且硬笔要达到“熟练”，毛笔要会临摹；（2）中国强调了本学段学生要学会“主动识字”；（3）对

于感知和梳理常用汉字音、形、义之间的联系，中国也能提出了要求；（4）中国要求学生要能“感受汉字的文化内涵”；（5）中国强调了学生参与社会规范用字和标点符号使用的调查活动；（6）日本对于汉字和片假名的使用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要学会阅读和应用语言辅助符号罗马字书写日语；（7）日本对于汉字的结构方法提出了理解和书写中运用的要求；（8）日本对汉字和假名的大小、排列等问题提出了书写要求；（9）日本强调了本学段用毛笔加深对点画书写的理解，并且具体要求到“笔压”。

### （三）第三学段（5-6 学年）识字和汉字教学内容比较

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第三学段（5-6 学年）关于识字、写字和汉字教育等的学段整体要求为：“有较强的独立识字能力。累计认识常用汉字 3000 个左右，其中 2500 个左右会写。感受汉字的构字组词特点，体会汉字蕴含的智慧。写字姿势正确，有良好的书写习惯。硬笔书写楷书，行款整齐，力求美观，有一定的速度。能用毛笔书写楷书，在书写中体会汉字的优美。”“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的学段要求为：

“主动通过多种方式独立识字，按照汉字字形结构等规律梳理学过的汉字。丰富自己的词语积累，注意词语的感情色彩。开展校园内外讲普通话、写规范字、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情况的调查，整理、分享自己的发现。”

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第三学段（5-6 学年）关于识字和汉字教育的内容要求为：

“在文章和文章中适当地使用汉字和假名的同时，要注意片假名和平假名的使用，正确地书写；在第 5 学年和第 6 学年的各学年，会读《汉字分配表》中该学年之前分配的汉字；另外，能把该学年前一年分配的汉字写出来，并在句子和文章中使用的同时，能把该学年分配的汉字（第五学年 193 个，第四学年 191 个）逐渐写出来，并在句子和文章中使用。”关于书写，本学段要求是：“注意与纸张整体的关系，在确定文字大小和排列等的同时，要注意书写的速度；使用毛笔，有意识地写出穗尖的动作和点画的联系；根据目的选择使用的书写工具，并活用其特征来书写。”

第三学段，在识字和汉字学习方面，中日两国的相同点主要有：（1）中日两国都对对本学段有了书写速度的要求；（2）中日都对书写的行款、排列等提出了要求（3）依旧对识字量有具体量化要求；（4）两国对文字的规范和正确书写都有各自要求。

本学段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中国对汉字构字特点，汉字智慧提出了要求；（2）中国要求学生要学会独立识字；（3）对于毛笔的使用，中国要求要会用毛笔写正楷字；（4）对于文字规范，本学段依旧提出了学生要参与学校和社会层面语言文字规范的调查活动；（5）中国还要

求学生能根据汉字字形结构归类整理有关汉字,并能发现规律;(6)对于毛笔的使用,日本依旧很具体,具体到笔锋与点画的关系;(7)日本对于根据不同情况选用不同笔具提出了要求;(8)在书写问题上,日本还强调了文字书写在纸张上的布局问题。

通过对中日小学三个学段识字与汉字教育教学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两国既有相同点,又有因各自文字特点等带来的不同;中国的教学要求相对丰富,但有些地方也需要向日本学习,比如就识字量问题,日本不仅仅是累计量的问题,还把字种具体到每一学年,对于教材编写和教学、教学评估等都提供了更可靠的理据。对于小学生毛笔的使用,我们也有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我们虽然不一定像日本一样具体到笔画和笔锋等的细微方面,但应该在“临摹”“会写”等基础上,更进一步细化。因为毛笔的使用,不仅仅是应用层面的问题,在审美、文化传承等方面都有必要。

#### 四、识字和汉字教学建议与指导比较

中国的课程标准,对于语言文字的学习指导中,首先强调了“引导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过程中,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文化自信。”并要求在学习过程中注意“整体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而且要“注意教学目标之间的关联,避免将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简单罗列。”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是更明确强调了语文的“人文性”问题。

中国课程标准对于“情景化”有了更多要求:

“语文学习情境源于生活中语言文字运用的真实需求,服务于解决现实生活的真实问题。创设情境,应建立语文学习、社会生活和学生经验之间的关联,符合学生认知水平;应整合关键的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体现运用语文解决典型问题的过程和方法。”这应该是对语文的“工具性”的凸显和强调。对于如何创设情景,在“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进一步作了详细说明“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识字内容,选择适宜的学习主题,创设学习情境”。

对于现代技术,现代工具的应用问题,我们课程讲的比较辩证,把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做了说明:“要正确认识信息技术对阅读习惯、写字能力、深度思考等可能产生的影响,扬长避短,使用适度,避免网络沉溺。”

“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中,除以上要求外,对于识字与写字的定位作了进一步明确:“识字与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第一阶段的教学重点,也是贯穿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而且对于识字教学方法,也做了举例式推荐,而且,还同时强调了“学习情景”的创设、循序渐进等问题:

“识字与写字教学应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采用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学习情境,综合运用随文识字、集中识字、注音识字、字理识字等多种识字方法,逐步发展学生的识字、写字能力。”

由于小学第一学段是识字和写字的重要学段,在“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中,对于第一学段写字的有关问题,做了更详细的教学指导:

“第一学段应多认少写,要求学生会认的字不一定同时要求会写,合理安排识字与写字的量。一年级第一、第二学期会认的字大致安排250个和350个,其中二分之一的字会写。应先认先写《识字、写字教学基本字表》中的字,充分发挥这些字构形简单、重现率高、组字构词能力强的特点,打好基础,举一反三。应重视学生的写字姿势,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书写技能,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这里主要强调了识字和写字的“量”的问题,同时也关注到了学习方法、写字习惯等问题。

对于学生的练习、训练,再一次强调了生活的“实际需要”,并提示不能“脱离实际运用进行机械训练”:“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知识,要避免围绕相关知识的概念、脱离实际运用进行机械训练。在教学中应根据语言文字运用的实际需要,从遇到的具体语言实例出发进行指导。”

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比较重视工具书的使用,它要求

“对于理解或表达所必需的文字或词句,应养成查阅的习惯,如采用利用词典或事典查阅的活动。”对于识字与写字教学中有关跨学科的内容,要求比较具体:“在第三学年的罗马字教学中,应做到与第五章综合学习时间之第三之二(3)所示的学习基础所需的信息手段的基本操作相关联,如计算机输入文字等,并照顾儿童主动选择和灵活运用信息和信息手段。”

对于学年与学年之间的衔接问题,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认为“每学年分配的汉字,在照顾儿童学习负担的同时,根据需要,该学年以前的学年或该学年以后的学年也可指导。”这就打破了传统的“哪些该教,哪些不该教”的问题。对于提前学习到的以后该学习的汉字,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也给出了具体指导:“对于该学年后一学年分配的汉字及其他汉字,兼顾儿童学习负担的同时,提示可以标注假名等”。

对于语文的“工具性”,在跨学科学习中的汉字问题,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也做出了具体指导:“对于其他学科等的学习中所需要的汉字,要与该学科等相关联设法进行指导,以确保其巩固下来。”



由于日语中汉字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对于字体问题,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指出:“在汉字字体的指导上,要以各年级汉字分配表所示的汉字字体为标准。”

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强调了在各年级的识字和写字的教学中,要让学生“亲近经典”,也就是要求不要把识字和写字作为枯燥的、机械训练学习,要从经典中学,要在经典中认识到识字和写字的趣味和作用。

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对于书写,在以上有关内容的基础上,又作了专项说明:

“使其能够正确地整理和书写文字,并考虑培养将抄写能力用于学习和生活的态度;使用硬笔的抄写指导应在各年级进行;使用毛笔的抄写指导应在第3学年及以上各学年进行,每学年配30个单位时间左右,同时,使用毛笔的抄写指导应以指导培养硬笔抄写的能力基础为目标之一。”而且还具体到第一学段的书写指导,还具体到运笔:“对于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书写的指导,要在(教师)指导上下功夫,使学生能够提高适当运笔的能力。”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日两国小学段课程标准在识字和汉字教学建议与指导方面的一致之处和不同之处还是值得关注的。

关于两国的相同、相似点主要有:中日两国都比较重视识字与写字的文化遗产功能,重视识字写字对于实际生活需要的“工具性”功能,重视提高学生的兴趣,都关注到了信息化问题。

在教学建议和指导方面,中日两国主要的不同点有:中国关注到了具体的识字方法;对汉字识字教育关键的学年,着重进行了有关问题的强调说明;中国还关注到了信息化工具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教学建议;对于防止“机械化训练”,中国课标作了具体建议。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对于书写有专门的建议条款;对于使用工具书的问题,日本有具体的教学建议;日本对于学段或年级之间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并给出了建议;日本对于识字和写字的学时给出了建议;对于跨学科中的识字和写字问题,日本也给出了建议;对于字体问题,日本也有教学建议,避免了教师和学生的无所适从;对于先学到的以后将学习的字,日本给出了解决方案。

## 五、识字和汉字教学评价比较

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对于识字评价总的要求是:“识字评价要考察学生认清字形、读准字音、掌握汉字基本意义的情况,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运用汉字的能力,借助字典、词典等工具书查检字词的能力,帮助学生养成写规范字的习惯,减少错别字。第一、第二学段应多关注学生主动识字的兴趣,第三、第四学段要重视考察学生独立识字的能力。写字评价要考察学生对要求‘会写’的字的掌握情况,重视书写的正确、端正、整洁,在此基础上,逐步要求书写流利。语文知识的概念不作为考试内容。”这里包括识字内容的评价:字音、字形、字义;包括写字的评价标准:正确、

端正、整洁；包括书写速度的评价：书写流利；同时，也明确了什么内容不作为评价内容：语文知识的概念不作为考试内容。

对于学业水平质量的评价，其具体内容表现为：过程性评价：学生日常写字；作业评价：写字；阶段性评价：书写展示。具体到每个学段，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分别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或建议：

第一学段：留心公共场所等真实社会场景中的文字，尝试认识标牌、图示、简单的说明性文字中的常用汉字；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借助学过的偏旁部首推测字音字义，愿意向他人说出自己的猜想；遇到不认识的字，主动向他人请教。在学习与生活中，累计认识 1600 个左右常用汉字，能正确书写 800 个左右常用汉字。喜欢识字，有意识地梳理在日常生活中学习的汉字、词语，并尝试进行分类；愿意整理自己的学习成果，并向他人展示。

第二学段：能借助汉语拼音、工具书，在阅读中主动识字；能根据具体语境辨析多音多义字的读音和字义，辨识、纠正常见的错别字。在学习与生活中，累计认识 2500 个左右常用汉字。能使用硬笔规范、端正、整洁地书写 1600 个左右常用汉字。注意积累和梳理语言材料，能把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汉字进行分类，愿意与他人交流分类的理由，感受汉字和汉语的魅力；能分类梳理日常生活中学到的词句，愿意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整理学习成果，参加集体展示活动。

第三学段：能独立识字，能借助工具书准确理解不同语境中汉字的意思。能辨识同音字、形近字，纠正错别字。在学习与生活中，累计认识 3000 个左右常用汉字。能用硬笔规范、端正、整洁地书写 2500 个左右常用汉字。有自觉识字的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发现自己不认识的字，能根据字形推断字音字义，并借助语境和工具书验证自己的推断；在学习中，能发现富有表现力的词句和段落，自觉记录、整理，乐于与他人分享积累的经验，并尝试在自己的表达交流中运用。

对于学业水平测试，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给出的命题原则为：“坚持素养立意。以核心素养为考查目标，通过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语文实践活动，全面考查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水平。”命题要求是：“要在与学生实际生活经验密切关联的交际语境中，考查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思考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以及思维发展水平。”

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在面向所有学科的“教育课程的实施与学习评价”部分指出“充分利用计算机和信息通信网络等信息手段”“儿童通过计算机输入文字等学习基础，为了掌握必要的信息手段的基本操作的学习活动。”我们认为这是学科融合方面的评价，是面向学习生活应用层面的评价。

关于识字与写字的评价，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在《常用汉字表》（平成 22 年内阁告示）的“前言”及《关于常用汉字表的字体・字形的指针（报告）》（平成 28 年 2 月 29 日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中，提出了以下的想法：

因为字体是骨架,所以即使是一种字体,在实际书写成具体的字形时,其形状也是不固定的。在被识别为同一文字的范围内,可以有无数形状。在评价儿童书写的文字时,最好参考这样的想法,在字体正确的前提下,灵活地进行评价。

另一方面,在考虑汉字的学习和书写的学习时,为了使文字的书写能力在学习和生活中发挥作用,为了能够正确地书写文字,有时也会根据指导的场合和状况,以一定的字形为基础进行学习和评价。在充分理解字体的基础上,培养能在将来的社会生活中掌握灵活运用汉字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关于识字与写字的评价方面,日本更多的强调了应用能力和学科融合,由于汉字在日语中的特殊地位和复杂性,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还突出了评价的“灵活性”。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对于识字与写字的评价有关内容则比较具体,有总的要求,有评价方式,有具体学段评价要求,有命题原则,还有命题要求,相对来讲,可操作性比较强。

## 六、识字和汉字教学有关教材内容编写指导比较

在教材编写方面,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没有把语言文字的有关内容具体化,但就教材编写提出的“教材编写要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材编写要充分体现义务教育语文学习的基础性、阶段性特征,做好各学段之间的衔接。”等内容,应该是适用于语言文字及其识字与写字有关内容的。

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给出了选择教材的目的“是为了使学年的教学内容(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等的‘A说、听’,‘B写’和‘C读’以及有关语言活动充分进行。”并能够“提高对国语的兴趣,有助于培养尊重国语的态度;有助于培养相互交流的能力、思考能力和想象力以及语言感觉;有助于培养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关于教材编写的内容虽然有关内容都不多,但要主要到中日两国在这方面的共同点:首先都强调了继承和弘扬或热爱各自的传统文化;其次都关注到了激发或提高学生的“兴趣”。另外,中国教材编写要求还关注到了“基础性、阶段性”,日本则对“培养尊重国语的态度”,培养有关能力作了强调,并且,同样是在兴趣方面,日本强调的是能够“提高对国语的兴趣”。

## 七、其它有关方面比较

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由于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课标内容编在一起,课标附录中有两个汉字字表:《识字写字教学基本字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识字写字教学基本字表》是识字、写字教学的基本字表,是小学1-2年级教科书中识字、写字教学的重要内容,这些字形简单,重现率高,其中的大多数能成为其他字的结构成分。先学这些字,有利于打好识字、写字的

基础,有利于发展识字、写字能力,提高学习效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共收 3500 个常用汉字,并且根据这些字在当代各类汉语阅读材料中的出现频率和汉字教学的需要,分成两个字表,字表一 2500 字,字表二 1000 字,以便于在教材编写中安排汉字教学的设计,也便于开展对汉字教学的评价。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虽然都是 3500 字,但字种不同,前者是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量身定制的,更符合学生的年龄、生活和学习实际。

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中有《国语分年级汉字分配表》。该表共 1026 字,具体到小学 6 年的每一学年,比修订前多了 20 个汉字,多出的这 20 个汉字,是日本的都道府县名称中使用的汉字。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日本字表的修订也更突出了他们强调的语文要服务于学习生活的目标。

就字表而言,中国的两个字表覆盖了义务教育阶段需要学习的基本字种,特别是强调了《识字写字教学基本字表》主要是在小学 1-2 年级使用,但这两个字表并没有进一步具体化分级;日本的《国语分年级汉字分配表》是具体化到每一个学年,并且教材也是严格按照这个字表内容安排编写有关汉字的学习。

另外,中国课标在附录中有有关推荐篇目和课外读物的附录,日本课标中没有此项内容。但是,我们的推荐篇目或书目中都没有汉字的有关具体内容。

## 八、启示

通过我们以上多方面对中国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和日本新小学国语《纲要》小学段有关识字和写字内容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新修订的课标的很多领先之处,但我们也要正视一些问题。通过比较,我们认为,在以下方面,我们还有需要借鉴的地方:

1. 我们可以进一步细化字表编制,让它的层级性更明确,更科学。早在 1930 年前后,王文新全手工方式统计了九万余字的语料,包括当时应用的三种版本的《国语》教科书、各地小学生作文原稿和小学生课外读物,得到小学生应学词汇 7199 个,写成《小学分级词汇研究》一文,这应该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小学用字研究。王文新把小学识字量化为 3799 个,然后把这些字分配到小学初小和高小六个年级,确定各年级的识字量和具体字表。该书确定的小学各年级的识字量为:初小阶段一年级 541 字,二年级 558 字,三年级 654 字,四年级 793 字。高小阶段五年级 622 字,六年级 631 字。1983 年 5 月,《教育研究》杂志发表了张卫国先生的《小学语文用字研究》,他在应用字频统计的基础上,又考虑到每个字在不同文章中的使用情况,作者计算排列出了《社会用字概率表》,然后对表中的前 4000 字进行筛选,最后得到包括 3071 个字的《小学语文用字表》。现在,我们的技术手段比王文新先生和张卫国先生的时代已经进步了太多,但我们对于年级用字的研究,还需要向二位学习,虽然他们的研究限于技术和资源,并不一定十分科学和客观。

2. 对于学科融合,可以再具体化和明晰化一些。对于汉字识字,由于学科用字差异性,学科融合是很有必要的,但如何融合,做哪些融合,应该更具体化和明晰化,方便一线教学和教材编写人员的更好把握和具体教学实践的统一性和科学性。

3. 对于工具书的使用,应该有更详细的要求和教学指导建议。对于学生学习语言而言,学会使用工具书是非常重要的,能有效提升学生识字效率,进而提高其自主阅读能力。在工具书使用上,课程标准可以有权威工具书的推荐和教材编写、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具体建议,并可以在评价阶段有可行性、科学性建议。

4. 对于教材的编写,就汉字方面,应该有更具体的指导建议。在教材编写方面,课程标准一方面可以研制并提供更科学、具体的字表,另一方面也可以就首现字处理方式等方面提出建议或要求。

5. 对于传统的“听说读写”能力的体现,应该继续,不能因为有了新的概念或理论,忽视了传统。教学改革的守正出新很重要,对于语文教学的“听说读写”基本能力方面,我们应该有所加强,而不是去“发现”“创造”新概念,在汉字识字教学方面,更应该注重“传统”。

6. 在推荐书目或篇目中,应该增加有关汉字或汉字文化内容。学习汉字,不仅仅是其工具性,也要重视其文化性,但各种汉字文化的图书比较多,也比较杂,我们既然有推荐书目或篇目,应该在这些内容中有关于汉字和汉字文化的有关内容。一方面,可以让有关教学人员有权威性的语料可以使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有关人员对汉字文化的认识。

7. 对于字音的评价,在课标中也应该体现出由于地域方言等的差异而应有的“灵活性”。目前,高考命题基本不再考查语音题目,只要是由于地方差异性比较大,避免造成评价的不公平性。作为过程性评价,对于字音的评价,为了推广普通话的需要,我们必须有统一的规范,但在小学阶段,是否可以根据地方具体情况,有一定的“灵活性”,促进共同语和方言的和谐发展。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新中国汉字识字教育研究”(编号:16BZWJ08)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Sang Zhe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5-4644-1754>

Chen Xiuli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3-3521-288X>

## References

课程教材研究所（2022）：《〈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Textbook Research (2022).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Higher Education Press.]

桑哲（2010）：“中日小学教材汉字教学内容编写之比较——以人教版课标实验教科书小学《语文》与东京书籍版新《国语》为例”，《课程·教材·教法》（07）：107-112。

[Sang Zhe (2010).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Contents in Primary School Textbooks of China and Japan - Taking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 and the Tokyo Book Edition New ‘National Language’ as Examples.” *Curriculum, Textbook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07):107-112. DOI: <https://doi.org/10.19877/j.cnki.kcjcjf.2010.07.026> ]

王文新（1930）：《小学分级词汇研究》。民智书局。

[Wang Wenxin (1930). *Research on Grade-Based Vocabulary in Primary Schools*. Minzhi Publishing House.]

张卫国（1983）：“小学语文用字研究”，《教育研究》（05）：61-67。

[Zhang Weiguo (1983). “Research on Character Usage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 (05):61-6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2).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